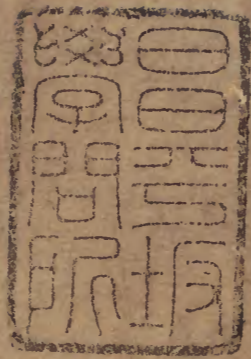


棠陰比事

中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88
冊數		3(2)
函號	300	53

法家二卷

共三卷



崇陰比事卷中

杜鎬毀像 次翁戮男

淺草文庫

書齋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
像為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
鎬音浩尚幼聞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
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以此為斷見本傳

鄭克曰按荀子言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
以類舉此以類舉者也若夫黃霸戮奸男
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音憂
也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

黃霸字次翁漢宣帝時爲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二子乃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其三男以子還母

傳令鞭絲 李惠擊鹽

宋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有賣糖賣針兩家老母爭絲一團訴之季珪季珪令掛絲於柱鞭之有少鐵屑焉乃罰賣糖者出南史本傳後魏李惠仕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謂州吏曰此羊皮

可拷知其主群下嘿作默然惠令置羊皮於席

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先結切末也使爭者視

之負薪者乃伏罪出北史本傳

鄭克曰按傅琰鞭絲事異理同皆以物爲證者也

楊牧答巫 薛向執賈音古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是弟爲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

楚各有款服崇疑其非實乃遣二人偽從外
來詣慶賓曰某住在北州有一人夜過寄宿
云是流兵背役人解思安欲送之官苦求見
免且謂有兄慶賓見住揚州君脫矜憫為往
告報須重相酬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
晚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
崇乃攝而問之即自引服數日間思安亦為
入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等出北史本傳
鄭克曰按此亦察其面之色款之辭事之
情而疑其誣報者也但用譎釣愿以驗誣

告為異耳然所以給而驗之者欲釋誣物
之寃也

樞密薛向初為京兆府司戶兼監商稅有賈
音胡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樞密使遺
涇原都監向曰此決偽也安有大臣餉音向饋也
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

見呂大防所撰墓誌

程戡仇門 仲游帥字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為仇者一日諸子
私謂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

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于仇人之門而訴于
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音堪疑之僚屬皆言理
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于門非可疑耶乃
親劾治具得本謀出王珪所撰墓誌

畢仲游為河東提刑丞相韓縝音軫出鎮太原
其家奴胡童自陳有卒剽劫其衣服於黃堂
之側公怒以付吏將黥配之仲游謂小童衣
服戡音鮮薄而剽剽音抄切掠於大帥故相之宇
下似非人情易吏按治其誣乃辨見陳恪所
鄭克曰按誣有難知者有易知者智不足

則有所惑而於難知者不能辨矣勇不足
則有所懼而於易知者不敢辨矣苟不能
辨亦奚足責若不敢辨斯實可罪孟陽之
鞫賊不同中丞意仲游之案劫不避大帥
怒皆所謂勇於義者也

符融沐枕 獄吏滌音來履

前秦符融字傳林為司隸校尉善斷獄京兆
董豐游學三年而歸宿妻家是夜妻為人所
殺妻兄訴豐殺之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融疑
而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言

嘗夢乘馬入一水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
中又馬左向濕寤而心悸其季切也筮者云憂
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
枕憶筮者言而皆拒之妻乃自沐以其枕眠
融曰在易坎為水為北離為馬為南馬北渡
從北而南從坎之離三爻同變離為中女坎
為中男馬左向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
日昌字其馮昌殺之乎推驗獲昌詰之具服
與豐妻奸故謀殺豐誤中婦人出晉載
記本傳
鄭克曰按古之察獄亦多術矣卜筮怪異

皆盡心焉至誠哀矜必獲冥助是以馮昌
之罪具明而董豐之寃得釋也

江南大理寺嘗鞫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日
夜憂懼乃焚香懇口狠切也禱以求神助因夢
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之曰河無水乃可字
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僧名也或言崇孝寺有
僧名可嵩乃白長官下符攝之既至訊問亦
無奸狀忽見履履俱遇切上有墨汚因問其由
云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復詰之僧色
動遂滌去其墨即見血痕以此鞫之僧乃服

罪

見吳叔校理
秘閣閑談

鄭克曰。按可嵩事與馮昌類矣。然未見奸
狀時。若不著血汚之履。將何以覈其奸乎。
蓋獲真助。如蕭儼禱神。而雷震牛死。非智
筭所及也。和凝嘗曰。潔誠齋戒。祈獲祐於
上穹。銳意典墳。思有得於邃雖遠也切。古兼
此二者。用以拆獄。諒無難矣。

宗裔卷

音紬

高防校

音教也布

王蜀時有許宗裔守劍州。部民被盜。燈下識
之。迨曉告官。捕獲一人。所收贓物。惟絲絢音

也絲絢。絢。純而已。宗裔引問。縲囚。詐寃。稱是本

家物。與被盜人。互有詞說。乃命取兩家縲絲

車。以絲絢量其大小。與囚家車音任。絢同

又問。絢。純。卷時。胎心。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

瓦子。因令相對。開示之。見杏核。與囚款。同於

是。被盜人服。妄認之罪。巡捕吏當拷決之。棄

指顧之間。便雪冤枉。

周世宗時。高防知蔡州。部民王義為賊所劫。

捕得五人。繫獄窮治。贓仗已具。將加極刑。防

疑其枉。取贓閱之。召義問。所失衫袴。是一端

布否。曰：然。防令校其幅尺廣狹，踈密不同，囚乃稱冤，問何故服罪。曰：不任捶楚，求速死耳。居數日，獲本賊而五人乃免防，歸本朝。終於尚書左丞。見本傳

鄭克曰：按防校布事與許宗裔驗賊術同。然所獲衫袴本非真贓，若其不幸而踈密廣狹如一，則柰何。苟於情理有可疑者，雖贓證符合，亦未宜遽決。雍熙中，邵曄為輔切諫議為蓬州錄事參軍，知州楊全性率而悍音汗也。部民十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寘于

大辟。曄察其枉，曰：請再劾，不聽。乃取二人棄市，餘械送闕下。次日果得正賊，全坐削籍為民。曄賜緋魚袋，授光祿寺丞。景德中，梁顥內翰知開封府時，開封縣尉張易捕盜八人，獄成坐流。既決，乃獲真盜，御史臺劾問得實，官吏皆坐貶責。此乃但憑贓證，不察情理而遽決之者也。蓋贓或非真，證或非實，惟以情理察之。然後不致枉濫，可不謹哉。

江分表裏 章辨朱墨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因給音歿也

之曰我為若稅免若役隣人喜刻其稅歸之

名於洪氏踰二十年且偽為券夫願切券以

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于縣縣令江某郎中

取紙積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

如一偽也訊之果服江乃備州開化人今失其各事見李泰伯主簿

所撰墓志

侍御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

世為偽契奪族人田又不能辨轉運使委頻

驗治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

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

更命知益州華陽縣黃夢松覆案亦無所異

黃用此名為監察御史頻乃坐不即具獄

州監酒見本傳類以景祐二年使虜卒于道

鄭克曰按偽券之姦世多有之巧詐百端

不可勝察著以二事亦足以鑒也

胡質集隣 高柔察色

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東莞音官魯士

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讎而

有少妻所以死乎悉集其隣居少年有書吏

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
伏罪出本傳

鄭克曰按高柔知竇禮無讎而與人交錢
物所以死也故察得焦子文胡質知盧顯
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故察得李若夫
人之相殺害者苟無讎恨若不因財則是
因色推此二者足以得其人矣然所以察
之者皆不過色與辯之間亦惟聰明故不
可欺也

魏高柔為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

以為沒身其妻盈氏及男女稱冤自訟莫有

省者乃詣廷尉柔問何以知夫亡盈氏泣對

曰夫非輕狹古巧切不顧室家者又問汝夫

不與人有讎乎曰夫良善與人無讎汝夫不

與人交錢物乎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

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召問所坐語

次問曾舉人錢否對曰單貧不敢舉人錢察

其色動遂復問汝曾舉竇禮錢何言否耶子

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詰之曰汝已殺竇

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服罪出本傳

鄭克曰。按惡音忒也。與奸異者。奸必巧詐。惡唯隱諱。如釘殺其夫。而云遭火燒死。是巧詐也。如舉竇禮錢。而云單貧不敢。是隱諱也。禮近出。不還。疑為人所殺。故首問其讎。次問交錢物者。嘗出錢與焦子文。而求不得。或緣嫌恨。以致此禍。於是察其色動辭。對不次。則隱諱之情得矣。故詰之。服罪。是善察惡者也。

蔣常規 思彥集兒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

州王衛揚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王衛刀殺逖。踢其刀却內音納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趁正等拔刀。血甚狼籍。囚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蔣常復推至。則總追店人年十五以上者。集為人數不足。且放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餘。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人作何推問。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因總集男女三百餘人。

就中喚出與老嫗語者餘並放散問之具伏
云與逖妻奸殺逖具實奏之勅賜常綵二百
匹遷侍御史

鄭克曰按李崇用譎鈞慝蔣常用譎察賊
而皆能釋寃斯無惡於譎矣

唐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
懷刃而汙訊掠已伏思彥疑之晨集童兒凡
數百暮乃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
之者乎皆曰有之即物色其人而訊之於是
果獲真盜見唐書本傳

鄭克曰按此亦用譎獲賊而寃乃釋但不
若蔣常獨留一嫗密覘問者為精密耳

劉相鄰證 韓參乳醫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
田莫能得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為券及鄰人
死即逐其子訟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
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為驗沆下黨詰之曰若
田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為券時嘗問鄰
乎其人固多在可取為證尹氏不能對遂伏
罪見本傳

鄭克曰。按賣田問鄰成券會鄰古法也。使
當時法不存。則將何以覈其姦乎。近年有
司苟取小快。遂改此法。未之思歟。

參政韓億知洋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
其嫂。因誣其子為異姓。以專其貲。嫂歷訴于
官。甲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其訴不已。
億視舊牘。但未曾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
黨。以乳醫視之。眾乃無辭。其冤遂白。見本傳

鄭克曰。按昔人嘗云。推事有兩。一察情。一
據證。固當兼用之也。然證有難憑者。則不

若察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隱情。有難見者。
則不若據證可以屈其口舌之爭。兩者迭
用。各適其宜也。彼誣其子為他姓者。所引
之證。想亦非一。獨未嘗引乳醫。則其情可
見矣。故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既有以中
其肺腑之隱。又有以屈其口舌之爭。則眾
無以為辭。而冤遂辨。不亦宜乎。

袁滋鑄金 孫寶稱散

唐李沂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因耨切。豆
也。得馬蹄金一瓮。送縣為令者。慮公藏主

守不謹而寘之私室。翌日音戈。明日也。開視之，則皆土塊耳。以狀聞，府遣掾案之，不能有明証。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土，被入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為換金無疑矣。府中宴集，語及此事，咸共嗟嘆。時袁滋在幕府，獨俛首無語。沂公詰之，滋曰：「某疑此事有枉，勉乃移獄就府，俾滋鞫實。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農夫以巨竹昇音余對至縣，乃於別肆索金依土塊形狀，鎔瀉校量，始秤其半，已及三百。

斤計其總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即是在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群情大豁，邑宰獲

雪 出唐軒劇談錄。又見唐書本傳。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餠散者。今之餠餅也。偶與村民相逢於都市，擊落餠餅盡碎。民認填五十枚，賣者堅言三百枚。因致喧爭。至太守之前，引問無以證明。寶令別買餠餅一枚，秤見分兩，乃都秤碎者，紉折立見元數。衆皆嘆服。賣者乃服虛誑之罪。

鄭克曰：按魏太祖時，孫權致巨象，欲知其

片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鄧哀王冲方
 數歲請置象大船之上刻水痕所至而秤
 物以載之校可知也與秤餼散聲之理同
 矣寶以餼散一枚之重校碎者之重而枚
 數立見冲以載象所至之痕校秤物之痕
 而片重可知皆其智有餘也夫片言可以
 折獄者何其為入信服至於如此哉蓋以
 智有餘而言中理故爾欺誑之慝以此為
 證而不可諱矣彼焉得不服耶是故片言
 可以折獄也

程簿舊錢

王塚故簡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音戶縣名縣主簿民有
 借兄之宅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
 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顥音浩曰此易
 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
 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
 年則徧天下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
 鑄何也其人遂伏見程伊川所撰行狀

鄭克曰按旁求證佐或有偽也直取錢驗
 斯為實矣彼言地中藏錢是其父所藏者

取錢驗之。皆古錢也。又豈能選擇古錢藏之耶。以此爲證。妄訴明矣。是故其人不敢不服也。

寺丞王璩嘗爲襄州中廩令。有賊入。以訊不得情。偶於賊橐中得故簡而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者。賊即引伏不爾。幾脫。見王璩所撰墓誌

鄭克曰。按此非智筭所及。偶然得之耳。亦可見塚之治獄能盡其心。獄之鞫情有賴於證也。歐陽曄以右肋之傷爲證而毆殺者。辭窮。王璩以橐中之簡爲證而劫掠者。情得。證應之術焉。可忽諸。

公綽破柩。元膺擒擧。音預。車也。柳氏叙訓云。柳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歲險鄰境尤甚。有齊衰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所過。公綽即命軍候擒其人。破其柩。皆實以稻米。蓋葬於歉歲。亦應併舉三世十二喪。故知其詐耳。

鄭克曰。按此雖非劫取者。而與元膺搜擧事頗相類也。然議者謂以閉糶非羨不足

為法。今但取其明察。慮有他姦。故著為察賊之鑒耳。

唐呂元膺字景夫。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也。苦濫切。視原野。忽見有喪輦。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省。此決奸黨為詐也。因令左右搜索之。棺中皆兵刃。乃曰。欲謀過江。掠貨。故假為喪輦。使渡我者。不疑耳。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已期集於彼岸。併擒以付法。

柳寃瘖奴。主扣擊也。狂嫗。

唐柳渾為江西觀察使判官。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寃於觀察使魏少游。趣訊其僧。僧乃首伏。見唐書柳渾本傳。

鄭克曰。按僧飲酒失火。二罪俱發。而謂失火者瘖奴耳。且掩其飲酒之迹也。若非軍候受財不詰。則此獄豈難辨乎。惟上下相蒙。不以獄事為意。故莫之辨耳。渾與祐甫言。一代英賢。而白其寃。少游能聽用之。故趣訊僧云。斯亦可稱也。

大卿王罕。知潭州時。有狂嫗數邀知州。訴事
 言無倫理。從騎多屏逐之。罕至。復出訴。左右
 欲逐之。罕乃令引歸。聽事。叩階。徐問。嫗雖言
 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其始為人嫡妻。無
 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
 累訴不直。因恚於睡切。而狂罕為直。其事盡
 以家貲與之。見涑水記聞

李公驗音舉。即

王臻辨葛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時。有鬪者。甲強而乙
 弱。各有青赤痕。南公召使前。以自指捏之曰。

乙真而甲偽也。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檉柳。以
 葉塗肌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
 上。以火熨之。則如梧也。部西六切。杖傷者。水洗不
 落。但毆傷者。血聚。則硬而偽者。不然。南公乃
 以此辨之也。聞之士林

鄭克曰。按鬪毆之訟。以傷為證。而有此偽
 豈可不辨。故特著焉。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音民。東人欲報仇。或先
 食野葛。而後鬪。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
 傷果致命耶。吏曰。傷無甚也。臻以為疑。反訊

告者乃得其實見本傳

鄭克曰。按賈昌齡少卿。初為饒州浮梁尉。其俗輕死。與人_レ有怨。往往先食野葛。以誣怨者。昌齡輒能辨_レ究之。與臻問傷類矣。是皆深察者也。

穎知子盜 孫料兄殺

郎中歐陽穎。知歙許及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又不獲。有司苦之。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其_レ所盜物。乃信。見歐陽脩所撰墓誌

孫長卿侍郎。知和州。民有訴弟為人_レ所殺者。察其言不情。乃問汝_レ戶幾等。曰。上等也。汝家幾人。曰。唯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_レ貲乎。按之。果然矣。見王珪所撰墓誌 鄭克曰。按奸人之匿情。作偽者。或聽其聲而_レ知之。或視其色而_レ知之。或詰其辭而_レ知之。或訊其事而_レ知之。蓋以此四者。得其情矣。故奸偽之人。莫能欺也。然苟非明於察奸之術。則亦焉能與_レ於此哉。

郭躬明誤 希亮救亡

後漢郭躬以郡吏辟公府時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以躬明法律召入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誤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囚與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音紙也均也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帝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稱善遷躬廷尉正出後漢本傳

鄭克曰按深文峻法務為苛寒歌切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君子不逆詐蓋惡其未流決至於此爾傳稱躬之典理官也決獄斷刑依於矜愍故世傳法律而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積善之慶不其甚歟

陳希亮大卿為開封府司錄時有青州男子趙宇上言元昊決反坐責為文學參軍福州安置明年果反宇自訟而所部不受亡至京

師執政令劾以在官無故去法希亮奏乞以
字所上封事付有司即其言驗不當加責由
是得釋見本傳

鄭克曰按此論其狀則字為文學參軍福
州安置而亡至京師劾以在官無故亡法
可也論其情則字豈無故亡哉本坐言元
昊反而責之今果反矣尚何劾焉希亮可
謂能捨狀以探情也

商原詐服 竇阻免喪

晉商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
父沒詐服緣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商
曰原此法意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
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終
沒此特誕妄之過遂免死出晉書

鄭克曰按昔人稱郭躬推已以議物捨狀
以探情夫推已以議物者恕也捨狀以探
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幾焉苟非用心忠恕
欽生棄市決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

唐竇參初為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
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於睡切赴井死參當

兄弟重辟。衆請侯免喪。參曰：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出唐書本傳

鄭克曰：按唐制，縣令許決死罪。參爲尉時，殆攝行令事，歟。北軍之衆屯於奉先，請爲其父持喪，以緩其刑。蓋欲賂中官以倖免耳。參駁正其說而亟決之，乃爲此也。

薛綯互爭 符盜並走

前漢時臨淮有一人持縑入市，值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互爭縑，共訴於太守薛宣。宣乃呼騎吏

斷縑各與其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太守之賜

其縑，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詰之。伏罪。薛宣

字貢君出風俗通

鄭克曰：按此與黃霸抱兒之術同也。薛宣用於斷所爭之綯，于仲文用於傷所認之牛，以其事異而理同。故爾後有善摘姦者，則霸之術猶可用也。

前秦符融爲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行人爲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

後至者汝即盜也。其發奸擿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載記本傳

鄭克曰。按薛顏大卿。知江寧府。邏者晝劫入。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叱昌栗切曰。爾盜也。械之。果服。頗亦類此。蓋辨誣之術。惟博聞深察。不可欺惑。乃能精焉。丙吉所謂博聞也。孫亮所謂深察也。符融驗走而得其實。薛顏視色而得其情。皆可謂察

之深而辨之明矣

蕭儼疑檢切震牛懷武用狗

南唐昇元格。盜物及三緡者。死。廬陵豪民。曝薄報切衣失新潔衾服。直數十千。村落僻遠。人罕經行。以為其鄰盜之。鄰人不勝楚掠。遂自誣服。詰其贓物。即云散鬻於市。無從追究。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以聞。先主命負外郎蕭儼覆之。儼齋戒禱神。佇雪冤枉。至郡之日。天氣晴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為牛

所敢徒濫切食也。猶未消潰也。出鄭文寶南唐遺事

鄭克曰。按此非智筭。所及蓋獲冥助爾實。至誠哀矜之效也。

王蜀時有蕭懷武者。主尋事團。乃軍巡之職也。所管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深坊曲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童兒。皆有其徒。民間偶語。公私動靜。即時聞達。於是人心恐懼。自疑肘臂。肘涉柳切腋音亦。肘腋也。悉其狗也。懷武殺人不可勝數。郭崇韜入蜀。乃族誅之。是使察奸慝而反為奸慝者也。見成

今記

文成括書 郎簡校券

唐張鷟音為河陽尉。有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元。是汝書。即云是。不是。即云非。元曰。非。去括。即是元告牒。先決五十。又括古活切。邊包四切。詐為馮忱詩任書內二字。以問之。元乃曰。是。及去括。即詐書也。元於是服罪。

鄭克曰。按鷟蓋已知其誣。而欲使之服。故

括字以覈其奸。問書以證其慝。斯不可隱諱矣。亦安得不服乎。

侍郎郎簡知賓州有掾吏死子幼贅以丙切物質

錢壻偽為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

訴于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

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婿乃伏罪

見本傳

鄭克曰按此所以覈其奸者以舊案校偽

券而弗類也

孝肅杖吏

周相收掾

俞絹切。官屬也。

包拯副樞知開封府杖吏號為嚴明有民犯

法罪當杖脊吏受賂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

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分罪汝決

杖我亦決杖既而拯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

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呵之曰但受脊

杖出去何用多言拯謂其招權粹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公知以此折吏

勢不知乃為所賣也

見沈括筆談

鄭克曰按此蓋防其招權不防其見賣也

大抵察奸不可有意吏果招權杖之可矣

矯枉過正。遂寬囚罪。為彼窺測。以至見賣。失在有意折吏之勢也。然則善察奸者可。不鑒於此哉。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名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道傍死人。斷其手足。立于寺門。紆音廷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縮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笑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訊之。具服。出後漢書

鄭克曰。按紆視口眼有縮芒者。跡也。若與死人共語者。譎也。以跡推覈其事。以譎發摘其情。乃復密問以相參考。而姦人得矣。又曰。紆察死人狀。而得縮芒。音亡。草端也。焉。因以求為姦之迹。是覈姦者也。與死人語而使疑怪焉。因以動懷姦之心。是摘姦者也。覈姦以正。摘姦以譎。此其所以異也。

方偕主名 宋文墨迹

方偕大卿。為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駝神獄。又

不決詔借就鞠之。借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尚多無恙其事遂白。見天聖名臣傳

鄭克曰按主珪丞相撰唐介參政暮誌言介為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

色角切類也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乃言其家

歲殺入祀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

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父莫伏以介治縣

有能名命更訊之介按劾無他狀合怒以

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借從其

獄于澧州已而不異介所劾其後州吏皆

坐罪去借以活死者得官介終不自言惟

借使告人具疏主名辨誣之術有足取者

故特著之

宋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與徐湛之許耀謝

綜范曄謀立彭城王義康湛之上表告狀詔

收綜等並款服唯曄不首頻詔窮治乃言熙

先苟誣引臣文帝以曄所造及改立符檄刑

切以木簡為書墨迹示之乃服罪。出南史范泰傳曄其子也

陳議捍取 胡爭竊食

陳奉古主客通判貝州時有率執盜者其母

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什之地明日死以卒屬
吏論為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今人
取之法當得捍捍音汗衛也而死乃以鬪論是
守者不得主盜也殘一不辜而為剽奪生事
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見王向
所撰墓誌

鄭克曰按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
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
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率雖弱
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

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
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
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於法
蓋用法者認耳

胡向少卿初為袁州司理參軍有人竊食而
主者擊殺之郡論以死向爭之曰法當杖郡
將不聽至請于朝乃如向議見呂大防
所撰墓誌
鄭克曰以名分言之則被擊者竊食之盜
也擊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則與
凡人相毆異矣登時擊殺罪不至死可也

然須擊者本無殺意避迨致死乃坐杖罪
或用刃或絕時或殘毀則是意在於殺法
所不許也又當原其情理豈可一槩科斷
盡心君子亦宜察焉

崇陰比事卷中

